

元代史書 三卷

元
代
史料
叢刊
初編

黃山書社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十五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壽縣縣丞張世英

宰輔五

趙世延

子伯忽

賀勝

父仁傑

蕭拜住

附韓若愚

張珪

敬儼

王結

燕鐵木兒

子唐其勢
勝任連哥

伯顏

脫脫

父馬札兒台

太平

賈魯

趙世延字子敬本雍占氏居雲中北邊祖按竺遁幼孤鞠於外

父木要甲家後謫爲趙家因以爲姓從太祖征伐歷功爲征行

大元帥鎮蜀因家成都

詳功臣傳

父黑梓

又名國賓

襲父職兼文州吐番

萬戶府達魯花赤世延幼喜讀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院臺習

官政至元二十六年擢監察御史與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

法中丞趙國輔桑哥黨也抑不上五人悉爲其所擠世延獨免

除南臺都事成宗時歷任安西路總管安西故京兆省臺所治

貞本簡錄

卷十五

一

宰輔五

卷一百一十五

一

號稱會府前官壅滯者三千牘世延至不三月剖決殆盡武宗
初改四川廉訪使時蒙古軍士科差繁重而更番就成者往來
多害人軍官或抑良爲奴世延皆除其弊又修都江堰民尤便
之俄還西臺侍御史先是八百媳婦爲邊患左丞劉深往討敗
績坐誅及是右丞阿忽台當繼行世延言蠻方惟事羈縻藉使
盡得其地何補於國兵宜止弗用章再上事卒罷仁宗延祐改
元省臣奏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
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著宜居右遂拜參知政事居中
書二十月遷御史中丞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臺其禮
前所無有由是爲權臣鐵木迭兒所忌用皇太后旨出爲雲南
右丞陞辭帝命仍爲中丞世延劾鐵木迭兒罪惡十有三事帝
以皇太后故弗問世延乞補外授四川行省平章卽重慶路立

屯田得江津巴縣閒田七百八十頃摘軍千二百人墾之歲得粟萬餘石英宗卽位鐵木迭兒復相銳意報復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誣告以家事違詔對至夔路遇赦猶督迫來京下之獄逼令自殺世延不爲動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訴涉虛亡去左丞相拜住屢言世延亡辜得出獄鐵木迭兒在上都索省饋視之怒曰此左丞相罔上所爲也事聞帝曰此朕意耳世延出居金陵泰定四年復召爲中書右丞詔以世延爲權姦誣構狀明示天下文宗入繼大統世延定策之功居多天曆改元遷御史中丞用中丞崔彥故事加平章政事居前職以其年高多疾許乘小車入內尋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學士承旨奎章閣大學士奉命修經世大典奏乞解機務俾得專意纂修帝曰老成如卿者無幾仍視事中書無預銓選可也旣而加封魯國公御史葛明誠

言其衰老固位苟容世延卽移疾歸金陵之茅山屢徵不起後至元二年還成都卒年七十七諡文忠世延歷事七朝敷歷省臺五十年爲文章波瀾浩瀚一根性理嘗較定律令彙次風憲宏綱行世子伯忽襲州路總管天曆初襲加台據蜀叛死于難追諡忠愍

賀勝字貞卿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其先河東隰州人後徙爲京兆鄠人祖資有材畧關中兵後積尸滿野資買地爲大塚瘞之嘗治室毀垣中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氏曰語曰匹夫無故獲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世祖以太弟受詔征雲南駐軍六盤山乃持五千兩往獻世祖曰天以賜汝焉用獻對曰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助軍費且言其子仁傑可用卽令入宿衛一日帝召仁傑至出白金謂之曰

此汝父六盤所獻者聞汝母來可持歸養母辭不許乃歸白母
盡散之宗族會上都留守闕帝顧仁傑曰無以易卿者妻劉氏
早歿帝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
賓生子旉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大臣有密奏世祖輒屏左
右獨留旉許聽之出則參乘輿入則侍幃幄非休沐不得至家
宗王乃頗反帝親征旉直武帳中常傳密旨傍諸將指授方畧
還侍帝側飛矢交帳前獨立不動乃頗旣敗帝還都旉參乘伶
人蒙采毳作獅子舞迎駕輿象驚奔逸不可制旉投身當象前
令後至者解鞍縱象乘輿乃安旉退創甚帝親撫之遣尙醫尙
食視護或集稟誌云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遠聞者上亟欲賜親
復命京後賜或朝至而少出不少憚故六部交已拜集賢學士
當盧世榮桑哥秉政勢熏灼旉父仁傑留守上都不肯爲之下

桑哥欲陰中之累數十奏帝不聽及桑哥敗罷尙書省政歸中書帝問誰可相者勝曰天下公論皆屬完澤遂相完澤而以勝參知政事成宗大德九年仁傑請老乃以勝代上都留守兼開平府尹既至通商賈謹出納諸權貴子弟暴橫驕恣者悉繩以法武宗至大三年進中書左丞相行上都留守如故歲大饑輒發倉廩賑民仍自劾待罪帝報曰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欲安之也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民德之爲立祠西門外帝聞復命工寫其像以賜俾傳示子孫未幾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臥理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闕初開平人張弼家富弼死其奴索錢民家毆負錢者至死治獄者教奴引弼子并下之獄丞相鐵木迭兒受其賂六萬緡屬勝出之勝不從一日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官事名畱守將罪之勝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他實無

罪御史中丞楊朶兒以平章蕭拜住廉知其所受賄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有詔逮問鐵木迭兒懼走匿與聖宮帝以太后故僅奪其印綬而罷英宗將立鐵木迭兒復出據相位卽繫楊朶兒以蕭拜住同日戮于市且誣勝乘賜車迎詔大不敬并殺之泰定初詔雪其冤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子太平白有傳蕭拜住契丹石抹氏曾祖朶奴仕金爲古北口屯戍千戶蒙古兵南下朶奴力戰不克遂降授檀順昌平萬戶祖青山世祖時襲父職從伐宋有功積官湖北按察使父哈刺朶木兒事皇太子與金於東宮典宿衛仕爲檀州知州拜住嘗從成宗北征由檀州知州累遷中山知府以憂去仁宗過中山有譖於近侍者曰知府去官實憚迎候耳帝聞而領之適行田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賢曰止聞蕭知府名餘不知也過神廟有老人

續編

卷一百一十五

四

數百焚香羅拜帝問何所禱僉曰知府奔喪去欲速其來是以
請帝意遂釋尋起爲左司郎中歷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延祐
三年進平章政事分領糧儲銓選省中無所容其私英宗方居
憂右丞相鐵木迭兒怒其平日在中書多所牽制又與楊朵兒
只摘發其姦賕專制事乃逮至徽政院宣皇太后旨與朵兒只
俱載至國門外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道路相視以目英宗登極
詔書遂加以誣罔大臣之罪鐵木迭兒既死會久旱求直言集
賢大學士張瑄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
雨蕭楊賀冤死非致沴之由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事猶可
昭雪毋使朝廷終失刑也及瑄拜平章卽告丞相拜住曰賞罰
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賀之事何可不急白乎泰
定初詔雪其冤追封勳國公諡忠愍當蕭拜住之死也有吳仲

者潛守其尸三日不去竟得收葬焉 同時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涇城人由左司都事拜參議中書省事鐵木迭兒銜其不附已羅織以他事帝知其枉不聽改戶部尚書未幾復參議省事鐵木迭兒再入相以舊憾復誣以罪奏殺之帝不從止奪若愚官除名歸里泰定元年雪其冤仍拜刑部尚書卒封南陽郡公諡貞肅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

世系見張彙傳

少能挽強命中嘗從父出林

中遇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射洞其喉一軍皆驚世祖至元中弘範平嶺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嘗遺書一編目曰相業語珪曰熟此後必賴其用年十六攝管軍萬戶鎮建康奏曰臣年幼軍事重有聶頴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曰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

卷之三

三

三

厚賜遣之太平宣徽軍盜起行省檄往討士卒數為賊敗卒
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哇口此軍之所以敗也斬其卒悉
平諸盜定集墓誌云盜起燕南宣徽軍至其殺衣而起卒步卒
得以彼此為解行省以討賊屬之賊屢勝賊自相歸降不
盡今其人無餘民有之賊皆去哇口兵山上今日以至此
而起哇口賊走而伏起相率墮崖死官州平賊之寇燕南
番西坑二寨為險固連先合壯士緣烏道登其巢背度已至乃
奮兵擊賊賊出戰軍下據其壁賊回顧駭愕遁去出絕言
兵是擊擒其巢送行省誅之徽州亦平郡人德建立祠以祀言
者謂天下事定行樞密院可罷海運萬戶張瑄亦以為言帝召
問瑄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議遂寢成宗即位遣瑄
巡行川陝纂誌云罷冗官之無益於民者瑄探馬赤已遷浙西
之資而娶妻子者還瑄昌之復僉為軍者已遷浙西
廉訪使劾郡長吏以下三十餘人府史胥徒數百徵賕巨萬計
郡志云行省不自安路近臣妄言瑄有厭勝事且拜南臺御史
趙壇鹽法希遣官雜治省臣既妄狀皆失罪拜南臺御史
中丞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主德廣言路

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案數
百言兼劾大官之不法及近侍之熒惑者不報卽謝病歸武宗
初召爲太子詹事辭不就尙書省立中外洵懼中丞久闕官時
仁宗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非張珪不可召入內臺仁宗將
立皇太后用陰陽家言令卽位隆福宮法駕已陳珪獨言當御
大明殿御史大夫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何益珪曰未始一奏
詎知無益趨入奏帝悟從其言既卽位親解御衣賜之明日復
名謂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好乃以悅拭面額納珪懷曰朕
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漢書云上命道士劉志清爲醮事近
六人其力辨其無罪上怒口汝以臺綱脅我邪珪曰御史臺臺
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自敗其綱上怒未解額
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諫上免道士拜樞密副使緣政院使失
死罷近臣曰張中丞乃張忠臣也
烈門請以洪城軍謀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知樞密院衆

卷之三

卷之三

一

承命珪固不肯署事遂不行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
煩冗還有司以清政府專宰職帝欲以教坊司曹咬住爲禮部
尙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皇太后欲右丞
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
經邦非其人不可任別薛無功安得爲外執政墓誌云上深許
珪言而東朝之
起從車駕度居庸失烈門傳太后旨召珪切責杖之創甚輿歸
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掌符璽日侍宿衛至是以父病乞
還帝驚曰來時卿父無恙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帝不懌遣使
賜珪酒進位大司徒謝病家居者數歲六年七月帝憶珪生口
賜上尊御衣英宗初立召見於易水上曰四世舊臣朕將昇卿
以政珪辭歸丞相拜住問曰宰相之職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
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以私

怨殺蕭拜住楊朵兒只賀勝等會地震風烈珪獨抗言其冤聞者失色未幾仍拜平章政事英宗遇弒逆臣鐵失等夜入都門坐中書矯制奪符印珪密疏賊黨罪不可追墓誌云鐵失等自運入中書執符印衆莫知其端久之聞上暴崩時魏王欲徵禿以親王監右珪密緘王王意動四口我世爲國忠臣不敢愛死事至此大統常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非王莫敢致王恐事洩珪曰事成王之功事敗我家甘薏粉不敢以言累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晉王印位於龍居河罪人以次就戮及大駕至珪迎謁帝顧問曰此張平章耶密書之來良合朕意珪拜曰陛下入承宗祚大義昭明區區之忠何及於事上自探發山片紙付翰林承旨閣僚伯曰此當書之史蓋珪密書也既皆伏誅惟鐵木迭兒子鎖南議遠流珪曰於法強盜不分首從發塚傷尸者亦死鎖南親斫丞相拜住臂尙欲活之邪盜竊仁廟金主時參知政事馬剌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泰定元年六月車駕在上都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極論時政得

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之畧曰自鐵木迭兒專政以來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羣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先帝悟其姦惡什碎奪爵終以遺患構成弑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屍猶不足以塞責今復給還所籍家資諸子留京師者資緣再入宿衛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其財產逮竄其子孫以懲大奸鐵失之黨結謀弑逆君臣遇害天下莫不痛心疾首比奉旨以鐵失旣已伏辜諸王按梯不花月魯鐵木兒等亦皆流竄其脅從者姑置弗問臣等議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刼殺庶民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况弑逆之黨天地不容宜盡誅之以謝天下遼王脫脫位寇宗室久鎮遼東不幸有非常之變不能討賊而乃觀幸赦恩報復讎忿擅殺親王妃

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今不之罪仍厚賜放還恐國家紀綱由此不振况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安置他所以彰天威中賣寶物白成宗初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傳直數萬且所酬之鈔率皆生民膏血何其用之不吝如是陛下卽之初下令禁止天下欣幸比聞中書仍復奏給累朝未酬寶價四十餘萬錠較其原直利已數倍有事經年遠者三十餘萬錠復令給以市舶番貨計今天下歲入止十一萬錠是已足當四年徵入之數臣等議番船之貨原以資國用紓民力寶價應俟內帑饒裕再給太廟祖宗之所妥靈此者仁宗帝后神主盜利其金竊去至今未獲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尙有三限之法監臨主守倘失官物亦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並免其官屬廣